

如此荒诞,又如此真实

——评李约热的《我是恶人》 □陈晓明

青年一代的广西作家追求个性和奇异性,由此形成了广西作家群与全国其他地界作家群颇为不同的风格。他们既有群体的异,又有个体的奇,他们的创作总能出奇不意,也屡屡出奇制胜。东西在上世纪90年代初崭露头角,他的小说怪模怪样,出手不凡,艺术张力十足,语言与叙述直抵现代派的高地。同时还有鬼子和李冯,广西“三剑客”立即形成一个冲锋陷阵的阵容,给90年代寂寥的文坛增添了不寻常的风景,让文坛刮目相看。

广西作家的笔名与众不同,比如东西、鬼子、光盘等,他们有胆略玩点自我反讽,他们与中国的名流传统抵牾,也与文坛盛行的自恋主义风格相悖。“李约热”(壮族)这个名字也有可能是暗仿李约瑟,那个极著名的科学史家;或许是自讽巴西那个著名的海港城市。但有一点是无疑的,李约热也是要走奇异的路线,他发表的一系列作品,比如《戈达尔活在我们中间》《涂满油漆的村庄》《青牛》《李壮回家》等,都让人觉得作者笔力矫健,卓尔不群,有一股韧性和拧劲。贺绍俊曾评价《戈达尔活在我们中间》说:“这是当时我读到的最精彩的小小说。”此话不算夸张,读过此小说的人,都会留下深刻印象。

李约热的长篇小说《我是恶人》又一次表明他独特的小说风格。小说主要讲述一个叫马万良的人如何从一个普通正常的人变成一个“恶人”的故事。认为他是恶人,主要是镇上管理治安的黄少烈(黄公安)。小说另一条主线是黄少烈的儿子黄显达,他竟然崇拜马万良的大儿子马进。马进以打架偷盗著称,是一群孩子的“头儿”。黄显达要住进马进家当马万良的儿子,并且跟马进学做小偷。为了不断证明自己与马进是同一类人,他不惜干几起坏事,证明自己的勇敢和能耐。这立即就与

其父黄少烈构成了讽喻关系,其父管社会治安,但管不了自己的儿子,并且儿子也要成为“恶人”。问题在于,在马万良的人甚至野马镇上的人看来,黄少烈才是“恶人”,他一天到晚想着把人关起来。小说开篇就是马万良下论断,“黄少烈是恶人”。小说在具体的叙事过程中,又是围绕黄少烈要认定马万良是“恶人”来进行的。实际上,在围绕黄公安羁押马万良的事件中,或者黄公安要实施的治安管理过程中,野马镇的人几乎都变成了“恶人”,因为他们参与了投票关押马万良的活动,后来演化为参与殴打马万良的行动。

小说其实是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一个普通人是如何被看成恶人的,进而又是如何变成恶人的?很显然,野马镇就是这样一个场所,普通人都会变成恶人。尤其是在黄公安治理下,一些可以平安处理的事件,都会转化为制造恶人的契机。从表面上看,小说第一主人公似乎是马万良,实则是黄少烈,他看谁都是坏人,都在该管制之列。马万良与黄少烈有家仇,“文革”中马万良父亲被批斗,黄少烈上台打了马父一巴掌,“文革”后马万良对黄少烈嗤之以鼻,当面吐口水。直到有一天黄少烈想和他和好,没想到马万良不买账,要黄少烈到马父坟上去下跪。更没有想到的是,黄少烈掏出枪就顶在马万良的脑袋上。对于马万良的“敬酒不吃吃罚酒”,黄少烈说:“三天不日上房揭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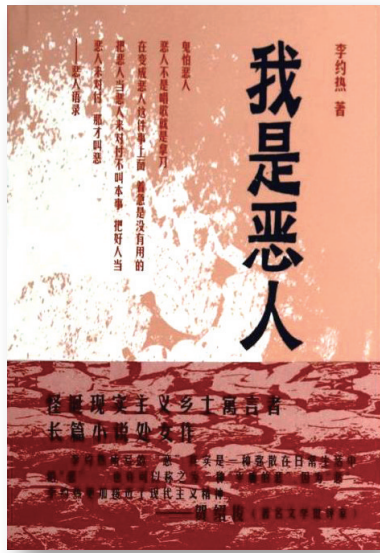
小说叙述了马黄二人的恩怨仇隙,聚焦于“文革”过后不久的1982年,实际隐含的主题则是反省“文革”和“文革”的痼疾——那种恶意向、仇恨蔓延直至群众运动和群体暴力是如何演化而来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并不知道,广西在“文革”时期是重灾区,何以会如此?文学作品对此的揭示是十分有限的。作为土生土长的

广西人,李约热显然有他的一份责任。这部小说其实在提醒乡村社会或社会底层的恶意生长是如此轻易,如此容易制造一群又一群的恶人。在这一意义上,《我是恶人》没有把中国乡村浪漫化,而是重提了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的命题,警惕着国民的劣根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演。

其实,人、制度、习惯思维和事件成为制造恶人的基础,李约热的小说写得淋漓尽致,并不隐晦。这个问题早就困扰着李约热,此前在小说《青牛》的结尾,李约热最后一句话写下:“我不是一个好人。”那是很沉痛的反省式的自责。

李约热的小说叙述相当饱满,始终保持一种张力,这是因为作者有能力制造戏剧性的情节。这些戏剧性合乎基本的生活逻辑,又怪诞奇异,它们充满活力,一环扣一环,环环相生,如同一个不断延伸的环外环。小说开篇戏剧性就十足,那时马万良在高处看到野马镇100个人抢砖的场面。这个时间连接小说结尾马万良跑出家门的场面。小说随后直接从1982年的新年开始,这个新年是这场戏剧的开篇,这是一个戏剧性发生的时刻,外地来的一位江湖艺人卖跌打损伤药,马万良要求表演者要求上前割了卖药人一刀,结果酿成事故,卖药人手腕几乎被割断。从这里开始,“我是恶人”成为所有在场人将要扮演的角色。小说中一个场景接着一个场景,每个场景都成为或大或小的戏剧性场景。当然,最重要的是整体性的戏剧性,“我是恶人”包含着强烈的反讽与悖反,是不是恶人?变成恶人,何以会变成恶人?小说留下诸多的思考。

李约热的小说总是有能力把握人物的性格,他有足够的技艺可以把人物性格稍稍扭曲一点,偏离一点正常的轨道,他让人物超出常规秩序,让他们走上“邪道岔路”。黄少烈和



马万良,马进和黄显达,他们几乎都有点偏斜,这使他们之间可以建立起戏剧性,建立起超出常规的新的可能性。其实李约热的小说有非常棒的细节,他的那些偏斜怪异都可以做得头头是道、条条在理,这颇为不易。看看马万良关在黑屋子里的状态,他放出来之后众人的表现,这些叙述让人觉出生活的荒诞却也感受到辛酸。甚至黄显达住进马万良家也还能显得合理和必然,这就是小说家的功夫。夜晚黄显达竟然睡在地下,而且表示十分舒适,人物的可怜可恨跃然纸上。黄显达的所有行为都是对他爹黄少烈的嘲讽。小说就是去发现生活的不可能性,使之变成“新的可能性”,这就是小说的创造。李约热做到了,做得很充分,这就可见其手笔不凡。

李约热利用诡异、怪诞、黑色幽默去揭示生活的悲剧,揭示我们文化中被遮盖的真相,去打开人性中被掩蔽的痼疾。他的小说直击人性的痛处,讲述我们不愿看到的真相,如此荒诞,又如此真实。虽然李约热依赖怪异和偏斜展开小说叙事的方式还有可商榷斟酌之处,但他直面生活、历史和现实的勇气无疑难能可贵。

在一次关于微小说的论坛上,评论家王干提到《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开辟的“一分钟小说”栏目,以及因创作“一分钟小说”而得名的众多作家。这让我蓦然回忆起自己是如何一步步走进“一分钟小说”世界的。

1986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代表东城区文化馆文学讲习班邀请赵大年老师为业余作者讲课。大年先生很爽快,没有半点犹豫就来了。讲完课后,他对我说,《北京晚报》的编辑魏铤约我写一篇小小说,刚刚写好,请你交给魏编辑。现在正是小小说蓬勃发展的时候,你不仅要写散文也应该多写小小说。你对生活很了解,小小说都是来自生活底层,它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很值得写。

大年先生的话让我热血沸腾。回来的路上,我拿起他的小说仔细拜读起来,深深被其文字的魅力所吸引,虽然篇幅很短,但意蕴丰厚,尽管写的是小细节,摄取的都是普通生活的片段,但却有着对生活的高度浓缩与升华。后来,我按照大年先生的小说思路也写了一篇,同时寄给了魏铤兄,就这样我也踏上了小小说的创作之路。

也正是这次机缘,我参加了《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举办的“一分钟小说”约稿会。这次约稿会由在“五色土”副刊工作的李凤祥先生和魏铤兄组织,参加者既有王家、刘绍棠、刘心武、赵大年、中杰英等名家,也有吴金良、袁一强和我这样的年轻作者。当时,魏铤邀请作家们为“一分钟小说”栏目供稿。作为创作新手,我自然特别高兴,特别是自己的作品能够与中国文坛的一流作家的作品刊发在同一个版面上,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也正是从那时起,我一边写散文,一边投身于小小说的创作,作品不时见诸报端。这不仅激励了我的创作欲望,同时也给我以鼓励和信心。1990年,我的“一分钟小说”《孝顺》在《北京晚报》副刊征文中获了奖,还有幸被《新华文摘》转载,第二年又选入中学生语文教材。自此以后,我对小小说这种形式更加喜欢,也更加投入。

那时候,创作“一分钟小说”形成一股热潮。很多作家非常活跃,创作量也相当大,比如吴金良、袁一强和星竹等,几乎一周就发表一篇小小说。然而到了90年代末,袁一强兄去写长篇小说,他最先离开了小小说创作;星竹还在写,但也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和电影剧本了;只有吴金良还在坚持小小说的创作。我自己后来去编《文化周刊》了。在主编《文化周刊》的那8年中,虽然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创作小小说,但我深知小小说对于一张报纸的重要性,不管版面怎么变动,少不了的就是“小小说”栏目。其实这不仅仅基于对小小说的情感和喜爱,更是因为知道读者喜欢什么样的作品。

我再次拿起笔创作小小说,是因为另外的机缘。2013年的春天,《民族文学》朝鲜文版作家翻译家改稿会在延边举办,正是在那次会议上,《天池小小说》杂志的主编黄灵香盛情邀请我为他们杂志创作小小说。我笑了笑,已很多年不写小小说了。但她依然坚持:“这是一本小刊物,没有经费,自生自灭,我们一直坚持着,特别需要你们的支持。”

我感动于黄主编为了这本刊物的付出与执著,重新点燃了我为创作小小说的激情。在国庆节放假期间,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电脑前,将积攒于脑中的诸多故事翻找出来,创作了十余篇小小说发给了她。很快,我的作品《两棵树》就刊发于《天池小小说》,后来被《小说选刊》选载后,又被收录在2014年最优优秀小小说选本中。这再次让我感受到了小小说的魅力。

我们应该重新重视“一分钟小说”,为它提供发表的平台。作为办刊人,我深知,给读者以位置就是给自己刊物以位置,这不仅仅是发行量的问题,更是刊物为谁办、办给谁的大问题。一本刊物的成功应该具备三个方面的因素:其一,是刊物主编的视野与胸怀;其二,作者的作品是否接地气;其三,读者的认知度、喜欢度。这三个因素缺一不可。现在,《小说选刊》增加了页码,给予小小说足够的版面、容量和支持。同时,给予作者以展示作品的阵地,给予读者在互联网时代能够快速读精短的、微小作品的平台,三位一体,成犄角之势,这是个改变,也是个突破,更是一个大胆的选择。《民族文学》杂志社的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和朝鲜文5本刊物是选刊类刊物,所以在小说栏目中增加小小说的分量是我们的不二选择。

文学需要全民的热爱,小小说作为文学品种之一,同样需要作家、刊物、读者的支持,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繁荣文学创作,提高全民素质,为“全民阅读”提供优质的作品,为贴近百姓、贴近生活,创作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经典篇章而不懈奋斗。

愿小小说成为“大”说,愿文学不以长短论“英雄”。

文学不以长短论英雄

赵雯彪(满族)

她们怎样安放灵魂

——简评严英秀的小说创作 □叶淑媛

藏族作家严英秀小说在优美的语言中常常带有刀锋般的锐气。前几年,严英秀的小说多写纯洁美好又难逃磨蚀消陨,或者意外悲剧结局的爱情;在近两年的小说中,她又拓展了小说的表现空间,令人瞩目地提出了一个非常意义而又值得重视的课题:在当下的芜杂生活中,知识分子,尤其是女性知识分子有怎样的生存状况?她们又怎样安顿灵魂?《一直很安静》《仿佛爱情》《雨一直下》《芳菲歌》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这些问题,吸引人们关注和思考女性知识分子的困境,这个困境既包括现实生活的困境,更指向精神世界的困境。

《一直很安静》真实地揭示了近年来高校教师鱼龙混杂的状况。中文系年轻教师高寒不顺应高校的规则去评职称,也不去巴结领导。他是诗人,坚持写诗而被讥为不务正业,受到其他老师的奚落和嘲笑。与高寒的境遇截然不同的,历史学博士吕鹏海要尽心机,欺骗学校谋取了学院院长职位,兼任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升任教授,又以蝇营狗苟的手段巴结校领导而升任人事处长,可谓呼风唤雨,极尽能事。女学生刘丹和老师高寒谈恋爱,同时也和另外三个男人交往,因怀孕流产,毫不知情四个男人都为她掏钱打胎。女教师田园则是传统的女知识分子,十几年在校园里读书教书、生活成长,是教学业务骨干,深得学生的喜爱。她热爱教育事业,乐于“一直很安静”的生活。然而,田园现在也不能“安静”了。各种行政行为在打搅着她,她要应对教学检查、领导听课。为了评职称,她还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课题,要做精品课程,而且还遭遇了吕鹏海的拉拢和骚扰。愤怒失望的田园陷入了困境,遗憾地调离了高校。然而,这是解决精神困境的出路吗?田园知道不是,也许离开高校要面对的世界更加鄙俗复杂。但



烈破碎留给她的童年阴影,但父母的一生看起来相敬如宾。《仿佛爱情》多角度地表现了暗流汹涌的大学校园生活,揭示了知识分子严峻而普遍的生存和精神境遇。小说对女性知识分子的心理刻画绵密深入,伤痛锐利。朱棉的身上寄托着严英秀对知识女性的理想。她有爱心、有才华、敬业、宽容正直、有担当。可是,朱棉又是孤独的,她的力量微乎其微。她尽力要散发出明亮的光彩,但如那灰暗天空中的暗月,被周围的灰云遮蔽了光华。在她的周围,是知识分子对理想追求的放逐,对现实生活的屈从无奈,和人性的软弱幽暗。

《一直很安静》和《仿佛爱情》在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的同情之下是深深的忧虑。当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沦为世俗的合谋者,少数坚持理想者在孤独逃避,或者无奈地颓败的时候,我们就该审视和追问根源在哪里。除了强调时代恶劣的文化氛围这个无法回避的原因之外,我觉得拷问一下知识分子自己也是必要的。有多少人受过完整系统的高等教育进入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却不具备独立思考的思想,也不对现状持有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而且,他们常常在冠冕堂皇之下媚俗得更为彻底,且那样从容,不知愧怍。严英秀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她在小说中真实地呈现了一批知识分子的各种媚俗,既有吕海鹏式的迎合和钻营,也有哪果式的在生存困境压下的弯腰投降。而田园、高寒和朱棉这些真正的知识分子对世俗的抵抗和自省,严英秀在为他们的弱势和溃散扼腕叹息的同时,也让理想的光华、高尚的情怀照亮了他们人生的崎岖幽暗处。

严英秀是大学教师,基于对知识分子生活情状的自省,她也不依不饶地思索,并想要塑造一种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小说《雨一直下》写

无论如何,理想主义者田园接受不了高校的世俗化。她离开高校的选择既是理想的破灭,也是对理想的坚守。

《仿佛爱情》以女博士朱棉和她的女博士哪果的感情世界为叙述重点,讲了四个情感故事。年近40、经历悲苦的单身妈妈哪果考取了朱棉的博士,朱棉出于同情全力提携哪果,从各个方面照顾她,但内心里并不喜欢这个长得像猫的女人。哪果将读博作为她逃离悲苦生活的惟一选择,但这并不能完全让她的人生安好。最后,哪果意外地嫁给了丧偶不久的年长她十多岁的博导张教授,解决了留校、房子、孩子的户口等重大现实问题。可是,哪果的精神寄托呢,她要往哪里去?这让她的女导师朱棉百思不得其解。而朱棉最终得知自己怕猫,竟然是父母这一代知识分子感情惨

藏族女医生龙珠旺姆的故事,其情深义重的爱人在一场突发的泥石流灾难中被掩埋。龙珠旺姆沉溺在怀念中一直无法走出。小说许多片段写龙珠旺姆对爱人的怀念和思念非常细腻而感人。但在生活和工作中,龙珠旺姆却勇敢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以强烈的责任感和高超的医术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青海玉树地震后,她主动申请去灾区医治伤者,她照出一位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和情怀。作品结尾,因为一起医患纠纷,龙珠旺姆不幸被闹事的病人家属误杀。但是,像龙珠旺姆这样具有古典情怀的现代女知识分子形象,在当下的生活中能找出几人?小说《芳菲歌》中的女教授魏锦素,更应该是严英秀心中女知识分子的标杆。魏锦素是女科学家,是一所985高校重金引进的高级人才,美丽从容、冷静内敛、清高和温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小说还写了另外几个女教师,都是容貌美丽、才华横溢的女知识分子,但都在婚姻问题上难以圆满。不过她们有着自我独立的精神,在她们强大的内心世界有孤独的顾影自怜。严英秀曾经提起,《芳菲歌》在她的小说中并不算一篇优秀的作品,但却是自己心爱的作品。由此话看出,这些美丽得像世外仙姝的女性形象,正是寄托着严英秀对知识分子、对女性生存的理想境界的执拗梦想,一种面对泥沙俱下保持遗世独立的不屈姿态,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追求。

总之,读严英秀的小说,让人意识到,也许理想主义在渐行渐远,也许“没有一种人生不是残缺不全的”。但正因世俗欲望汹涌牵坠于红尘负累,心灵的坚守和相对的超越才弥足珍贵。正因为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冲突造就了人生的暗淡背景和斑驳的光明,所以,以理想之光,以悲悯的情怀去探照人生,才会有超越性精神追求的意义和高度。

Advertisement for 'Selected Novels' magazine, featuring the cover image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Changchun Publishing Group.

Advertisement for 'Masterpieces Review' magazine, listing the table of contents for the March issue, including authors like Zi Chuan and Wang Zhan.

Advertisement for 'China Writers' magazine, listing the table of contents for the March issue, including authors like Wang Hua and Li Xiang.

Advertisement for 'West Lake' magazine, listing the table of contents for the March issue, including authors like Wang Lin and Song Linfeng.